

凡尔纳选集

气球上的五星期

— 非洲游记 —



气球上的五星期

——非洲游记——

儒勒·凡尔纳著 王 汶 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 新登字 083 号

气球上的五星期

(非洲游记)

〔法〕儒勒·凡尔纳著 王汶译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辽宁金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87×1092 1/32 10.5 印张 2 插页 188 千字

1957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1991 年 12 月北京第 6 次印刷

印数 195,001—202,000 册 定价 3.50 元

ISBN7-5006-0903-5/I·238

目 次

第一章	1
演说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向大会介绍费尔久逊博士——“Excelsior”——博士的风姿——名副其实的宿命论者——“旅行家俱乐部”里的宴会——频频干杯	
第二章	9
《每日电讯》中的文章——几家科学杂志的争论——彼得曼博士支持他的朋友费尔久逊博士——学者柯涅尔的答复——无数人打赌——对费尔久逊博士的各种建议	
第三章	13
博士的朋友——他们的友谊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狄克·凯乃第到了伦敦——出乎意料的建议——不吉利的谚语——关于在非洲殉难的人们——气球的优点——费尔久逊博士的秘密	
第四章	22
到非洲探险的探险家：巴尔斯、理查德逊、奥维尔维格、威尔纳、罗里、彼内、德波诺、米阿尼、列让、布鲁斯、克拉伯夫和雷伯曼、梅桑、罗谢尔、蒲尔顿和斯比克	
第五章	27
凯乃第的梦——滥用不恰当的代名词——狄克的暗示——	

在非洲地图上旅行——圆规的两点之间——目前在非洲的 探险队——斯比克和格兰特——克拉伯夫、德肯、欧格林	
第六章	34
少见的仆人——他能看得见木星的卫星——狄克和乔争论 ——怀疑和相信——过磅——乔—威灵顿——乔得到半克朗	
第七章	41
气球的尺寸——计算它的升力——双层的气球——吊 篮——神秘的机器——携带的食物——总的重量	
第八章	46
乔得意忘形了——“决心号”运输舰的舰长——装货——凯 乃第的军火库——饯行——2月21日出航——博士的学 术性讲话——杜维利叶和李温斯顿——空中旅行的情 况——凯乃第变得沉默了	
第九章	53
绕过好望角——在船头上——乔教授讲授宇宙学——驾驶 气球——寻找气流——“已经想出来了。”	
第十章	59
前人的多次试验——博士的五只箱子——燃烧嘴——暖气 设备——使用法——一定成功	
第十一章	63
到了桑给巴尔岛——英国领事——当地居民的敌视态 度——库姆别尼岛——“呼风唤雨”的人们——向气球里 装氢气——4月18日出发——告别——“维多利亚号”	
第十二章	71
飞过海峡——姆利马——凯乃第的谈话——乔的建议—— 烧咖啡的秘诀——乌查拉莫——不幸的梅桑——杜徒米山	

——博士的地图——在大枫树上过夜

第十三章 79

天气变了——凯乃第得了疟疾——博士的药方——在地上
旅行——依门谢流域——鲁别霍山——六千尺的高空——
白天的休息

第十四章 87

橡胶树林——蓝色的羚羊——集合的信号——意外的袭
击——卡涅梅——在空中过夜——马彭古鲁——日胡叶拉
姆科阿——储水——到了卡结赫

第十五章 96

卡结赫——热闹的市场——“维多利亚号”的出现——“万
冈加”——月亮的儿子——博士给苏丹看病——居民——
“天比”——他的一群女人——酒鬼苏丹——乔被人当作偶
像崇拜——月亮上怎样跳舞——情绪变了——天空上两个
月亮——神的威信不久长

第十六章 107

暴风雨到来之前——月亮国——非洲大陆的未来——机器
和世界末日——日落的奇景——植物和动物——暴风
雨——火焰地带——星空

第十七章 116

月亮山——绿油油的海洋——抛锚——被大象拖着走——
长时间的兜风——厚皮动物死了——大自然怀抱里的炉
子——草丛里的一餐——在地上过夜

第十八章 127

卡拉格瓦——乌克列维湖——岛上的一夜——赤道——过
湖——瀑布——风景——尼罗河河源——本嘉岛——安德

烈阿·德波诺的签字——英国国旗

第十九章 138

尼罗河——“发抖山”——思乡——阿拉伯人的传说——
“尼雅姆-尼雅姆”——乔的合理的想法——“维多利亚号”
受到严格的考验——布兰莎尔夫人

第二十章 144

从天上掉下来的瓶子——棕榈无花果树——巨杉——“战
争树”——有翅膀的车子——两个部落的战争——屠
杀——神的干涉

第二十一章 151

奇怪的喊声——夜袭——凯乃第和乔在树上——两声枪
响——“救命！救命！”——用法国话回答——清晨——传
教士——救人

第二十二章 160

一团电光——传教士——电光下救人——拉撒路派的牧
师——希望不大——博士的关怀——一生舍己为人——火
山上空飞行

第二十三章 169

乔的愤怒——一个诚实的人死了——守灵——不毛之
地——葬礼——石英块——乔的幻想——宝贵的压仓
物——测量金矿山——乔失望得很

第二十四章 178

风停了——接近沙漠了——缺水——赤道之夜——萨梅
尔·费尔久逊的焦虑——真情实况——凯乃第和乔的坚决
答复——又过了一夜

第二十五章 186

谈谈哲学——地平线上的乌云——在雾里——突然出现的 气球——信号——和“维多利亚号”一模一样——棕榈 树——骆驼队的痕迹——沙漠中的井	
第二十六章	194
一百十三度——博士在沉思——没希望的搜索——燃烧嘴 熄灭了——一百四十度——撒哈拉沙漠——在夜里散 步——孤独——昏迷不醒——乔的计划——展期一天	
第二十七章	201
热得可怕——幻觉——最后几滴水——绝望之夜——自杀 的念头——热风——绿洲——雄狮和雌狮	
第二十八章	208
美好的夜晚——乔的烹调艺术——关于吃生肉的辩论—— 杰姆斯·布留斯的事迹——露宿——乔的幻想——气压表 下降了——气压表又上升了——准备起飞——飓风	
第二十九章	215
植物的出现——一位法国作家的幻想——世外桃源——阿 达马乌阿王国——把斯比克和蒲尔顿的研究工作跟巴尔斯 的研究工作联系了起来——阿特兰提卡山——别努埃 河——依奥拉城——巴热列山——曼吉夫山	
第三十章	222
莫斯菲亚城——阿拉伯族长——邓南姆、克拉柏尔顿、奥德 纳和福格尔——罗古姆的首府——土尔——在克尔纳克城 的上空——土皇帝和他的大臣们——袭击——火鸽子	
第三十一章	231
夜半起飞——谈话——猎人的天性——小心戒备——沙里 河——乍得湖——乍得湖里的水——河马——一枪没打中	

第三十二章 237

波尔努的京城——比地奥马人的岛屿——兀鹰——博士的
忧虑——戒备——空袭——气囊破了——掉下去了——伟
大的自我牺牲——乍得湖北岸

第三十三章 244

推测——“维多利亚号”恢复了平衡——费尔久逊的新打
算——凯乃第打猎——详细考察乍得湖——唐加里亚
村——回到湖边去——拉利城

第三十四章 252

飓风——不得不起飞——丢了一只锚——满肚子心事——
下了决心——龙卷风——沙漠活埋了骆驼队——逆风和顺
风——回到南方——凯乃第值班

第三十五章 257

乔的遭遇——比地奥马人的岛——崇拜——大水淹没了
岛——湖畔——“蛇树”——徒步旅行——苦难——蚊子和
蚂蚁——饥饿——“维多利亚号”出现了——“维多利亚号”
不见了——绝望——沼地——最后的喊声

第三十六章 267

天边的人群——一群阿拉伯人——追捕——“是他！”——
落马——掐死一个阿拉伯人——凯乃第的一枪——演
习——气球救人——乔得救了

第三十七章 273

向西飞行——乔睡醒了——乔的倔强脾气——乔的历险结
束了——塔热莱尔镇——凯乃第的忧虑——向北飞行——
在阿加德斯附近的一夜

第三十八章 281

迅速地飞——英明的决定——骆驼队——不停的骤雨——
高镇——尼日尔河——高尔伯雷、乔佛罗依、格雷——蒙
果·巴尔克——林格——凯叶——克拉柏尔顿——约翰和
理查德·兰德尔

第三十九章 289

尼日尔河的河湾——洪波利山的幻景——卡布拉——廷巴
克图——巴尔斯博士的计划——廷巴克图的衰落——顺从
天意

第四十章 294

费尔久逊博士的忧虑——气流坚持向南——乌云似的一群
蝗虫——热纳城——塞古城——风向变了——乔很懊恼

第四十一章 299

靠近塞内加尔河了——“维多利亚号”愈飞愈低——必须减
轻它的负担——回教传道师阿尔-哈吉——巴斯卡尔、温
桑、兰拜尔——穆罕默德的竞争者——不易飞过的山——
凯乃第的枪——乔大显身手——在森林上空过夜

第四十二章 308

当仁不让——最后的牺牲——膨胀气体的仪器——乔的灵
巧——半夜——博士值班——凯乃第——他睡着了——失
火——喊声和枪声——在危险以外

第四十三章 313

塔利巴人——追赶——遭受蹂躏的地方——风势减弱
了——“维多利亚号”还在下降——最后的一点食品——
“维多利亚号”跳跃前进——持枪自卫——凉爽的微风——
塞内加尔河——古因瀑布——热空气——飞过塞内加尔河

第四十四章 324

达成协议——记录——法国的殖民当局——梅迪纳军事哨所——“巴西利克号”轮船——圣路易——英国战舰——回到伦敦

第一章

演说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向大会介绍
费尔久逊博士——“Excelsior”——博士的
风姿——名副其实的宿命论者——“旅行
家俱乐部”里的宴会——频频干杯

1862年1月14日，在滑铁卢广场三号伦敦皇家地理学会的一次会议上，听众特别多。主席弗朗西斯·姆××爵士向他可敬的会员们报告了一个重要的消息；他的话时时被掌声打断。这篇动人的演说最后用以下的豪放句子结束了，在那些句子里充满了简直象激流一样澎湃奔放的爱国热情：

“英国向来走在其他国家的前面（大家知道：这么多的国家总是有前有后的），这完全要归功于英国的旅行家和探险家们在从事地理发现方面的大无畏精神（会场活跃，发出赞同的欢呼声）。萨梅尔·费尔久逊博士——英国光荣的儿女之一——是不会让他的祖国丢脸的（从四面八方：“不会的！不会的！”）。这次尝试，如果成功了（“当然能成功！”），那么关于非洲地理的零星知识，就可以得到补充而变得更有系统了（热烈的赞同声）；如果失败了（“决不会的！决不会的！”），那么至少这也可以算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大

胆的创举（兴奋若狂的跺脚声）！”

“乌拉！乌拉！”全场的人都被这几句话激动得高呼起来。

“勇敢的费尔久逊万岁！”一个兴奋到极点的听众脱口喊道。

热情的呼声从四面八方传来。每个人都在叫费尔久逊的名字（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名字通过英国人的嗓子很快就会传播开来），会场顿时被这名字震得颤动起来。

要知道，这里有很多人过去是大胆的旅行家，他们生性好动，恨不得能走遍地球上的五大洲，可是现在他们老了，无能为力了。他们在精神上、肉体上都或多或少地受过沉船、火灾、印第安人的铁棒、野人的木棍、刑架和玻里尼西亚人的牙齿的威胁。他们听了弗朗西斯·姆××爵士的报告，都兴奋得心动起来。在伦敦皇家地理学会中，演讲人受到这样热烈喝彩的情况，过去还没有先例。

但是在英国，热情不光是停留在口头上。它铸造钱币比皇家造币厂的机器来得还快：立刻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拨给费尔久逊博士二千五百英镑，作为实现他计划的经费；这笔款子数目之大，和那项事业的重要性是相称的。

地理学会的一个会员问主席，要不要向大会正式介绍一下费尔久逊博士。

“博士在听候大家的吩咐，”弗朗西斯·姆××爵士答道。

“请他进来吧！请他进来吧！”喊声四起。“能亲眼一见这位特别勇敢的人，太好啦！”

“说不定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计划只不过是骗局，”一个半身不遂的老船长说。

“也许根本没有费尔久逊博士这个人！”有人用讥笑的声调喊了一声。

“那就得想法子把他发明出来，”这个严肃的学会的一位会员竟开起玩笑来了。

“请费尔久逊博士进来吧，”弗朗西斯·姆××爵士吩咐道。

萨梅尔·费尔久逊便在雷鸣般的掌声中走进会场。

这是一个四十岁左右、中等身材、体格平常的男子。他的面部神情很冷漠，五官端正，脸色红润（这是多血质的特征）。他那只大鼻子活象大船的船首（一个天生为了从事地理发现的人正应该有这种鼻子）。慈祥的眼睛里闪烁着勇敢的，尤其是智慧的光芒，赋予这张脸以特殊的吸引力；他的两臂长长的；他坚定的步伐显示出他是个步履矫健的人。

博士的整个外貌都洋溢着安静与严肃，人们一看见他，就从心眼里不会想到他能够干出欺骗的勾当——即使是无意识的欺骗。

因此，直到费尔久逊用谦虚的手势要求听众允许他讲话的时候，欢呼声和掌声才静止下来。他朝着为他预备的一把安乐椅走去，他站定了以后，用毅然的目光凝视着会场，扬起右手的食指，指着天空，只说了一个字：

“Excelsior！”

不，不论是布莱特和柯布登在国会上提出的质询，或是巴梅尔斯顿公爵电请拨款巩固英国陡岸海防的演讲，都从

来没有象费尔久逊博士吐出的这个字博得那样热烈的欢迎。这个字甚至把弗朗西斯·姆××爵士的整篇演讲也完全压倒了。博士表现得崇高伟大、谦虚而又谨慎，他只说了个恰如其分的字“Excelsior”^①。

老船长立刻站到这不平凡的人的一边来，他要求把费尔久逊博士演讲的全文刊载在《伦敦地理学会会报》上。

但是这位费尔久逊博士究竟是个什么人呢，他打算献身于什么事业呢？

年轻的费尔久逊的父亲是英国商船队中的一位正直的船长，他使他儿子从小就参与了航海的冒险事业。这个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恐惧的可爱少年，很快就显示出灵活的头脑、思考的能力和对科学事业的热爱；此外，他还有随机应变的稀罕本领。什么事情都难不倒他：甚至当他小时候第一次用叉子吃饭的时候，就不象一般孩子们那样慌乱。

他从小就爱看描写冒险和航海探险的书，那些书鼓舞了他的幻想。他热切向往那些轰动十九世纪初期的发现。他幻想得到象蒙果·巴尔克、布鲁斯、凯叶、列瓦扬等那样的荣誉，他似乎并不轻视谢利基尔克^②这样鲁滨逊型的人物，他甚至还有点羡慕他呢。年轻的费尔久逊和谢利基尔克一同在他的约翰·费南德斯岛上度过了着实不少的时光，少年时代的费尔久逊有时对那个孤独水手的行动表示赞成，有时对他的计划和设计表示反对。他觉得，假使他是

① 最高尚的（拉丁文）。

② 谢利基尔克是一个英国水手，因侮辱船长在 1704 年被流放到离智利不远的约翰·费南德斯荒岛上，过了四年半才被救出来。

那个水手的话，他一定会照另一种样子做——照另一种样子做也许会更好一些，起码不至于更坏！假使他是那个水手的话，他一定永远也不离开那富裕的海岛，在那海岛上，太幸福了，简直是一个没有巨民的国王。决不会离开的！甚至就是有人请他——萨梅尔·费尔久逊——去做海军部大臣，他也不会离开！

费尔久逊在青年时代，在世界各地所经历的冒险中，所有这些嗜好的发展情形，是可想而知的！他的父亲是一个有见识的人，自然不会不注意他儿子智力的发展。他督促他儿子认真学习水文学、物理学和力学，同时，还教他植物学、医学和天文学的一般知识。

可敬的费尔久逊船长去世的时候，萨梅尔只有二十二岁，但是他已经完成了环球航行。父亲死后，他到孟加拉工兵团去服务，还立了几次功。

但是年轻的费尔久逊并不喜欢军队的生活，因为他不想指挥人，也不愿意让人指挥他。他退伍以后，便到印度半岛的北部去旅行。他一边打猎，一边采集标本，从加尔各答穿过了整个半岛，一直走到苏拉特。这对旅行爱好者来说，不过是一次普通的散步罢了。

从苏拉特，他动身前往澳洲。1845 年在澳洲参加了斯图尔特船长的探险队；探险队的任务是寻找一个大湖，根据学者们的推想，这个湖应该在新荷兰^①的中部。

在 1850 年前后，萨梅尔·费尔久逊回到了英国。他怀

^① 澳大利亚最初名称。

着比以前更高的发现热情，在麦克克鲁尔船长的探险队里待了三年，从白令海峡绕过美洲大陆，一直到法威尔角。

不管什么气候，不管什么困难，费尔久逊一点也不在乎。即使在最艰苦的处境里，他也能处之泰然。他才算是个旅行家的典型：他的胃能松能紧，他的腿也能随着床铺的长短或屈或伸。在白天，不管什么时间，他都能睡得着；在黑夜，也不管什么时间，他都能醒得来。

因此，难怪我们这位不知疲劳的旅行家在 1855 年到 1857 年间，跟着什拉根特维特弟兄访问了西藏西部；他这次探险回来时，带回来大批有趣的有关人种学的观察记录。

萨梅尔·费尔久逊在这几次探险中，是《每日电讯报》最积极、最受欢迎的通讯记者。《每日电讯报》是一种廉价的报纸，只卖一便士一份，每日销售量达十四万份，还只勉强满足成百万读者的需求。费尔久逊博士不是任何学术团体的成员，他既不是伦敦、巴黎、柏林、维也纳或彼得堡地理学会的会员；也不是旅行家俱乐部的会员；更不是皇家工艺学会的会员（他的朋友，统计学家柯克伯恩就是这学会中的中心人物），就因为他是这家报纸的记者，所以他才这样出名。

柯克伯恩有一天和费尔久逊开玩笑，说要给他解答下面的问题：知道博士旅行经过的英里数，就可以从半径之差计算出他的头比他的脚多干了多少活；或者，知道博士的头和头所经过的英里数，就可以分毫不差地求出他的身长。

费尔久逊对于学术团体一向是敬而远之的；他是讲究

实干而不主张空谈的人；他认为与其把时间花费在你争我辩和高谈阔论上，不如用在研究和发现上。

据说，有一个英国人特地到瑞士去看看日内瓦湖。他坐上一辆旧式轿车，轿车里的座位跟公共马车一样，是装在两旁的。我们这位英国人碰巧背着湖坐；车子绕了日内瓦湖一周，可是他就一次也没想到回过头去瞧瞧，竟满心欢喜地离开日内瓦湖回伦敦去了。

费尔久逊博士在旅行时却频频地回头，所以他看到的东西多。这是他的天性。我们有理由认为：博士多多少少是个宿命论者，甚至是个名副其实的宿命论者；他相信命运，甚至相信神意。他认为有一种力量驱使他去旅行；在旅行的时候，他象一辆火车头，不是自己领着自己走，而是路领着他走。

“不是我在赶路，而是路在赶我。”他常常这样说。

难怪费尔久逊博士对地理学会的掌声报以冷淡的态度：他不知道什么是骄傲，也不知道什么是虚荣，他不计较这些小事。他认为他向学会主席弗朗西斯·姆××爵士提出的那项建议十分平凡；他决没想到竟会引起这么大的影响。

会议结束后，费尔久逊博士被请到蓓尔美尔大街的旅行家俱乐部去。为了祝贺他，人们在那里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宴会。从酒菜的丰富可以想见人们对这位贵宾的尊重；搬到桌上的那条鲑鱼比萨梅尔·费尔久逊本人只短三寸光景。

各种名目的法国酒象河水一样地流，大家频频举杯，向



旅行家俱乐部里的宴会

那些在非洲探险而出了名的旅行家们^①表示敬意。他们不是为他们的健康喝酒；就是为他们的荣誉干杯。

最后，大家向萨梅尔·费尔久逊博士举杯致敬，这位博士将以他大胆的尝试，使先辈的劳动系统化，使非洲发现的资料更加完备。

第二章

《每日电讯》中的文章——几家科学杂志的
争论——彼得曼博士支持他的朋友费尔久
逊博士——学者柯涅尔的答复——无数人
打赌——对费尔久逊博士的各种建议

第二天——1月15日，《每日电讯》发表了这样一篇文章：

“非洲无边无际的荒野的秘密就要被揭穿了。一位现代的欧狄普^②将揭穿六十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科学家能揭穿的谜。从前，寻找尼罗河（fontes Nili quærerere）源流这件事，被认为是荒诞的企图，实现不了的梦想。

“巴尔斯博士曾经沿着邓南姆和克拉柏尔顿走过的路一直到苏丹；李温士敦博士在好望角和桑比西流域之间做了大胆的调查，蒲尔顿和斯比克大尉发现了大陆内地的大湖。这几位旅行家为现代文明开辟了新的道路；这三

^① 原著此处列举了二百多个旅行家的名字，本书略。

^② 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以其绝顶聪明而著名。

条道路的交叉点，可以说是非洲的心脏。这个地方直到如今还没有一个旅行家涉足过。我们也正应该把全部力量集中在这里。

“萨梅尔·费尔久逊博士在几次探险中的卓越成就早已引起我们读者的重视——现在他将继承勇敢的科学先驱者的事业，去做一次大胆的尝试。

“这位大无畏的探险家打算乘气球由东至西飞过整个非洲。据可靠消息，他这次惊人旅行的起点，将是非洲东岸的桑给巴尔岛。至于旅行的终点是哪里，那只有天知道。

“这次学术性探险的计划，昨天已正式在伦敦皇家地理学会的会议上提了出来，会议当时就决定拨出二千五百英镑作为经费。

“我们将经常向我们的读者报道这个在地理史上从没有过的探险队的消息。”

当然，这篇文章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首先，它引起了纷纭的猜疑：费尔久逊显得像个神话里的人物了。有人说，这都是巴尔诺姆^①想出来的主意，这人在美利坚合众国“干了”一个时期，现在又看中了英国。在日内瓦出版的《地理学会会报》二月号里，刊登了一篇妙语双关的短文，这篇短文把这事从伦敦地理学会在旅行家俱乐部里举行的宴会，一直到那条希奇的鲟鱼，都嘲笑了一番。

彼得曼^②在戈塔出版的“公报”上发表文章，叫日内瓦

① 巴尔诺姆（1810—1891），美国有名的骗子手。后来他的名字变成了冒险家、骗子手的同义词。

② 彼得曼（1822—1878），德国地理学家。

的《地理学会会报》不要胡说八道。他很了解费尔久逊，他
为他的勇敢朋友的大无畏精神担保。

但是，过了不久，任何怀疑都不存在了。大家知道：旅
行的准备工作已经在伦敦进行了，里昂有几家工厂已经接
受了一批订活，制造气球用的波纹绸；英国政府也同意了费
尔久逊博士使用决心号运输舰，这艘运输舰的舰长是彼涅
特。

这时，成千上万件预祝探险队成功的信电，从四面八方
象雪片一般飞来。《巴黎地理学会通讯》发表了关于探险队
详情的记载。在马尔特—布连先生主编的《旅行、地理、历
史和考古新年鉴》上，刊载出一篇有趣的文章。柯聂尔博士
在《德国地理公报》上发表了一篇带有分析性的科学论著，
在这篇作品里他令人信服地指出了旅行的可能、成功的机
会、困难的性质和空行的优点。但是他不赞成那个旅行的
出发地点，他认为从阿比西尼亚^①的一个港口马苏阿出发
比较合理，杰姆斯·布留斯在 1768 年就是从那里出发去
寻找尼罗河发源地的。此外他毫无保留地赞美萨梅尔·费
尔久逊博士的勇气和想做就做的决心。《北美评论》看到英
国侥幸得到这样的荣誉，很不甘心，便把费尔久逊博士的计
划嘲笑了一番，还恶意地建议费尔久逊出来旅行的时候，顺
便飞到美国来绕一绕。

总而言之，不算全世界的报纸，光说学术性杂志吧：从
《福音教会公报》到《阿尔及利亚殖民地杂志》，从《传教年

① 今称埃塞俄比亚。

鉴》到《传教士新闻》，没有一种不用某种方式叙述了这件事。

在伦敦和整个英国，有许多人拿以下问题打赌：第一、有没有费尔久逊博士这个人。第二、会不会真的去旅行。第三、这次探险能不能成功。最后，第四、费尔久逊博士还能不能活着回来。在打赌的记录簿里记下了许多巨额赌注，活象埃普索姆^①的赛马似的。

这样一来，有信心的人和信心不足的人，不学无术的人和有学问的人都众目睽睽地注视着费尔久逊博士；于是费尔久逊博士就不知不觉地成了一个当代英雄。博士甘心情愿地向所有感觉兴趣的人报告他的探险队的详细情形，他一点架子也没有，态度非常诚恳、自然。不止一个胆大的冒险家去找过他，想和他同甘共苦；但是他不作任何解释，一律谢绝。

有许多发明家来向费尔久逊建议用他们所发明的各种仪器来操纵他的气球，但是博士一样也没有接受。有人问博士是不是自己发明了这类仪器，他总是避不作答。他只是一心一意地作他的旅行的准备工作。

^① 埃普索姆，英国的一个城市，以矿水和赛马著名。

第三章

博士的朋友——他们的友谊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狄克·凯乃第到了伦敦——出乎意料的建议——不吉利的谚语——关于在非洲殉难的人们——气球的优点——费尔久逊博士的秘密

费尔久逊博士有一个朋友，然而并不是个“第二个他”（alter ego）。事实上，两个完全一样的人之间，并不一定就存在着友谊。狄克·凯乃第和萨梅尔·费尔久逊的秉性、嗜好和脾气虽然不同，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的友谊。相反地，他们心心相印。

狄克·凯乃第是个地地道道的苏格兰人。他为人坦率、果断、固执。他住在爱丁堡附近的一个小城镇——莱特，这地方差不多真是“老熏炉”^①的城郊。凯乃第非常爱钓鱼；但他的主要嗜好是打猎，这对一个在山里长大的卡列多尼亚^②之子说来，是十分自然的。他是被人公认的优秀的射击手：他能一枪打中刀口，使子弹被劈成相等的两半，如果称一称的话，重量一点也不差。

凯乃第的相貌长得很象瓦尔德·斯各特^③的小说《修

① 爱丁堡的浑称。

② 苏格兰的古代名称。

③ 瓦尔德·斯各特（1771—1882），杰出的苏格兰作家。



狄克·凯乃第

道院》中的赫伯特·格连丁宁。他身高六英尺，风度翩翩，看来也很有一股膂力。他那被日光晒得黝黑的面孔、灵活的黑眼睛，果断的动作和善良诚恳的外表，使人一看就知道他是苏格兰人。

这两位朋友是在印度认识的，那时他们两人在同一个团队里服务。当狄克去猎虎、猎象的时候，萨梅尔就去采集植物和昆虫的标本。他们每人都精通自己的一行；博士找到的稀有植物，往往和他的这位爱打猎的朋友猎取到的一对象牙有同样的价值。

这两个青年，虽然还没有过机会救对方的性命，也没有为对方效过劳，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友谊。

命运有时使他们分离，但是感情却常常使他们重逢。自从离开印度回到英国以后，由于博士常作远途旅行，他们就分离过好几次，不过，博士每次回来，总要在他朋友家里住上几个星期。狄克谈往事，萨梅尔想未来；一个前瞻，一个后顾。由此可以看出，费尔久逊好动，凯乃第好静。

博士从西藏旅行回来，大约有两年没谈新的探险，狄克猜想，他朋友旅行的爱好和冒险的瘾头冷淡下去了。他因而感到高兴；他认为做这种事早晚得送掉性命；不论一个人多么有经验，常常在野人和猛兽当中来往，总难保一辈子不出岔子。因此狄克拚命劝萨梅尔不要再去旅行，说他对科学的贡献已经够多了，人们给他的荣誉，他已受之无愧了。

费尔久逊听了这番劝告，一个字也不回答。他还是想他的，他有他自己的打算；他通宵地搬数字，做实验，他那些稀奇古怪的仪器究竟是些什么仪器，谁也不知道。很明显，

他的脑海中在孕育着一个什么计划。

正月里，费尔久逊突然离开凯乃第，回伦敦去了。凯乃第伤起脑筋来了：“他在做什么打算呢？”

一天早晨，他终于从《每日电讯》的一篇文章里得到了解答。

“我的天呀！”狄克叫道，“简直是个疯子！精神病！乘气球飞过非洲！又来这一套啦！原来这两年他是想这件事呀！”

如果你把凯乃第每一句话后面的惊叹号，看成是狠狠打在脑袋上的拳头，那末你就可以知道狄克当时的心情了。

狄克的管家老太婆埃尔斯拜斯说这个消息可能是假的，叫他不要发愁。

“岂有此理！”凯乃第喊道，“难道我不了解我的朋友吗？难道这事不象他干的吗？在空中旅行！你们见过这种事吗！他这回想跟老鹰比赛了！咳，不行！我要阻止他！他这个人，任他的性子，他总有一天还要到月亮上去！”

凯乃第又激动，又愤慨，当晚便上了火车，第二天就到了伦敦。

过了三刻钟光景，一辆马车在希腊街索霍广场附近费尔久逊博士的一所小房子前停了下来。凯乃第跑上台阶，着着实实地照大门敲了五下。费尔久逊知道是凯乃第来了，亲自给他开了门。

“狄克？”费尔久逊问道，他并没表示特别惊讶。

“正是狄克，”凯乃第回答。

“亲爱的狄克，现在正是冬季打猎的好时候，你怎么会

在伦敦？”

“是的！我在伦敦。”

“你来干什么？”

“来制止一件从来没听说过的荒唐事！”

“荒唐事？”博士反问了一句。

“这张报上登的是真的吗？”凯乃第把一张《每日电讯》向朋友递去，问道。

“啊！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应该说，这些报纸太不谨慎啦！亲爱的狄克，请坐。”

“我不要坐！告诉我，你当真要去作这一次旅行吗？”

“真的。一切都已经开始预备了，我……”

“准备的东西在哪儿？我要把它们摔个稀烂！”

和蔼的苏格兰人这一回可真生气了。

“亲爱的狄克，安静点吧，”博士说。“我知道你要生我的气，因为我直到今天还没把我的计划讲给你听……”

“他还说这是他的计划呢！”

“你瞧，我实在太忙了，”费尔久逊一点也没理会狄克的喊叫，继续说。“有很多事要做，可是你放心，我不会不给你写信就动身的……”

“我用不着……”凯乃第打断了他的话。

“因为我打算请你一块儿去，”费尔久逊把话说完了。苏格兰人用可以和羚羊媲美的轻巧劲儿向后一跳，说：“萨梅尔，你是要人家把咱俩关在白德兰医院^①！”

^① 白德兰医院是伦敦的疯人院。

“亲爱的狄克，我就是指望你一块儿去，我拒绝了好多人，选中了你。”

凯乃第一下楞住了。

“你要是听我讲上十分钟，”费尔久逊沉着地继续说，“那你一定会感激我的。”

“你是说正经话吗？”

“完全是正经话。”

“假使我拒绝和你一起去呢？”

“你不会拒绝的。”

“假使我非拒绝不可呢？”

“那我就一个人去。”

“好吧，咱们坐下，平心静气地谈谈。”猎人提议道，“既然你不是开玩笑，那么这事就值得好好地商量一下。”

“不过，如果你不反对的话，亲爱的狄克，咱们还是一边吃早饭，一边商量吧。”

两位朋友面对面地在一张小桌前坐下，桌上只有一大堆夹心面包和一把大茶壶。

“我亲爱的萨梅尔，”猎人先开了口。“你的计划是狂妄的，是行不通的。这计划固然没有意义，而且也不可能实现。”

“嗯，这我们试了以后才能知道。”博士回答。

“这连试也用不着试，”凯乃第坚持自己的意见。

“为什么呢？请你讲一讲。”

“有各式各样的危险和困难！”

“世界上有困难就是为了叫人去克服，”费尔久逊严肃